



建国后文艺战线两条路线 斗争史文献和资料汇编



吉林大学中文系編

建国后文艺战线两条路线
斗争史文献和资料汇编

(上册)

吉林大學中文系
現代文學教研室編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前 言

为了“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教学需要，我们选编了这本建国后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献和资料汇编》。

和教材的五章——五次重大斗争相照应，《汇编》也分五大部分，每一部分选编了每次斗争的重要文献和正反两方面的材料。

建国后，无产阶级在文艺战线上向资产阶级的每一次进攻，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艺战线上的每次重大斗争，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在文艺战线上的反映。因此，《汇编》的每一部分的前面，都辑印了毛主席的光辉指示，作为同学们学习每一次斗争的指导思想。其次，选编了中央的有关文件、中央报刊发表的有关社论和一些重要文章，以便于同学们的学习。最后在附录里还选印了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反面文章，作为批判用的材料。

当前，批修整风运动正在深入开展，文艺战线的批修整风斗争也在深入进行，有关这方面的斗争材料，今后当逐渐补充进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力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纲来编好这本《汇编》，但是由于编者水平所限，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七二年十月

上册目录

(一)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 (1)

难答的问题……………鲁 迅 (3)

武训历史调查记 (节选)……………武训历史调查团 (4)

附录：供批判用的反面材料

武训传 (电影剧本节录)……………孙 瑜 (63)

编导《武训传》记……………孙 瑜 (84)

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

而奋斗 (节录)……………周 扬 (86)

(二)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 (88)

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

……………《人民日报》社论 (90)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李希凡等 (96)

评《红楼梦研究》……………李希凡等 (113)

三点建议……………郭沫若 (127)

胡适实用主义哲学的反革命性和反

科学性……………艾思奇（142）

附录：供批判用的反面材料

红楼梦简论……………俞平伯（163）

红楼梦研究（节录）……………俞平伯（180）

红楼梦考证（节录）……………胡适（188）

（三）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194）

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人民日报》社论（219）

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郭沫若（222）

一个“地下王国”的灭亡

——评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周扬

的表演……………卫红鹰（234）

记住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

——重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

言和按语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写作小组（245）

附录：供批判用的反面材料

胡风的部分反革命信件摘录……………（256）

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266）

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节录）……………（273）

应当重視电影《武训传》的討論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

毛 泽 东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

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难 答 的 问 题

鲁 迅

大约是因为经过了“儿童年”的缘故吧，这几年来，向儿童们说话的刊物多得很，教训呀，指导呀，鼓励呀，劝谕呀，七嘴八舌，如果精力的旺盛不及儿童的人，是看了要头昏的。

最近，二月九日《申报》的《儿童专刊》上，有一篇文章在对儿童讲《武训先生》。它说他是一个乞丐，自己吃臭饭，喝脏水，给人家做苦工，“做得了钱，却把它储起来。只要有人给他钱，甚至他可以跪下来的。”

这并不算什么特别。特别的是他得了钱，却一文也不化，终至于开办了一个学校。

于是这篇《武训先生》的作者提出一个问题来道：

“小朋友！你念了上面的故事，有什么感想？”

我真也极愿意知道小朋友将有怎样的感想。假如念了上面的故事的人，是一个乞丐，或者比乞丐景况还要好，那么，他大约要自愧弗如，或者愤慨于中国少有这样的乞丐。然而小朋友会怎样感想呢，他们恐怕只好圆睁了眼睛，回问作者道：

“大朋友！你讲了上面的故事，是什么意思？”

（选自《鲁迅全集》卷六《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

武训历史調查記 (节选)

武训历史調查团

前 言

为了彻底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在武训问题上的混乱思想这一个目的，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調查团。……

我们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先后进行了二十几天的工作，调查了五部分材料：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二、武训的为人；三、武训学校的性质；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五、武训的土地剥削。

被我们直接或间接访问过的当地各阶层的人们共有一百六十多位。那些亲自见过武训的老年人（多数），或者是确知武训某些情况的壮年人（少数），是我们直接访问的对象。

……

此外，我们还收集了临清、馆陶、聊城、冠县等《县志》、《山东通志》、《山东军兴纪略》、《东华续录》、《兴学始末记》和《兴学创闻》等清末或民初的著作和一九三四年国民党人郭金堂等出版的《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除《兴学创闻》无甚可取外，其余都是很重要的材料。可惜没有找到清末的《堂邑县志》，我们在堂邑、临清、聊城、馆陶、冠县等县及北京、济南两处的图书馆，都没有找到这部书，有人说是因集稿未刊在火灾中损失了。

现将我们所调查的材料和我们的意见，分别叙述于后。

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 革命领袖宋景诗

武训的歌颂者曾经指摘人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错误”地拿“今天的尺度”去衡量“历史上的人物”；并且说，武训受了“具体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不可能革命的思想 and 行动的。经过人们指出武训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正是太平天国和北方捻军的农民大革命时代以后，某些歌颂武训的人们还有不甚心悦诚服，理由是那些革命军究竟不是起于武训家乡的，虽在武训家乡打过仗，总是外地人，其没有引起武训注意，还是情有可原的。

我们的调查发现了武训家乡的革命军，他们不是太平军，也不是捻军，而是和捻军有联系的武训家乡的地方性的农民革命军。这种事实，使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一些“历史上的人物”，作为大家判断的根据。有了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答复：究竟是谁“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批判武训、蔑视武训的人们呢，还是宣传武训、歌颂武训的人们呢？

我们所得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上的人物”是这样的：

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正当武训打出“行乞兴学”招牌（据从前的记载，武训生于一八三八年，即道光十八年，武训开始打出这块招牌是在一八五九年，即咸丰九年，武训二十一岁）一年以后，即当武训二十二岁的时候，堂

邑、馆陶、临清、冠县一带广大地区爆发了与捻军有联系的农民起义。就在武训出生的堂邑县柳林镇武庄西南七里的小刘贯庄上，产生了一个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他领导的农民武装叫黑旗军。并且就在武庄一带，黑旗军曾与满清政府大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军队“大战”过（《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六页）。

同时同地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向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投降，一个对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进行革命；一个被当时和以后的反动统治阶级所一贯地加以培养、粉饰和歌颂，一个被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所诬蔑、镇压和剿杀；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轻视和鄙恶，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拥护和敬爱。前一个就是武训，后一个就是宋景诗。

当时山东的堂邑、馆陶、临清、冠县一带的农民，成千成万地卷进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但武训没有，他不但脱离了浪潮，而且跑去依附了镇压农民的垂死的压迫阶级。宋景诗则投入了这个巨大的浪潮，并且成了当地农民群众的最有名的领袖，站在历史时代的最前面。

这些起义虽则以各种宗教的名义出现，如白莲教、八卦教、幅教等。但其本质都是由于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深刻而爆发起来的农民革命。土地的集中，剥削的加重，加上主要是人为的因素所造成的灾荒，使陷于痛苦深渊中的农民，勇敢地组织起来，向反动统治阶级宣战。在《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四、十五页）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武训所生活着的年代里，那一带地区曾连年不断地发生灾荒。武训生的那一年，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螟虫伤稼”，二十二

年是雹，二十四年是水，二十六年是旱、风，二十八年是大水；咸丰七年是“飞蝗蔽天，禾稼都尽，大饥”，八年又是“大饥，人食麦苗，大疫”；光绪元年又是“大饥”，二年大旱，三年“大饥”，四年“大饥”。和这些并列的，是“粤匪”、“教匪”、“捻匪”、“贼”……四处“蔓延”、“窜扰”、“声言均粮”等记载。

《冠县县志》上也这样说：“咸丰十年冬，岁饥。乡众聚众抗官闹漕，土匪乘机蠢动，……揭竿响应，旗分五色，乌合万余人，暗结南捻，同举反旗。”（第十卷第十三页）

那些旗号和农民领袖的姓名，据《馆陶县志》（第八册第十三、十四页）所载为：黄旗张善继、孙全仁；红旗郜洛文、张宗孔；白旗程顺书、石天雨；蓝旗左临明；花旗楊朋岭；大绿旗楊泰、楊福龄；小绿旗雷凤鸣、王振南；黑旗宋景诗。照反动统治阶级的供述，其起因是：“自官军与太平军相持于大江南北，河南、山东捻匪又起，继以咸丰七年之凶荒，流民失所，……各县顽民有习八卦教者，乘机作乱，分张旗帜，以应方色。”（同上书同页）

先让我们来看统治阶级所写的宋景诗的略传：“宋景诗堂邑县西北小李官庄（即现在小刘贯庄——笔者）人，常习拳棒，与馆陶县王占基友善。王因案系狱，……宋与死党十八人劫狱，……揭竿而起，号黑旗队。其众日多，遂不可制。”（《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六页）

再让我们来看当地农民所说的起义真相究竟是怎样。在堂邑县西北的萧集，我们访问了一个过去是贫农，现为新中农的七十一岁的萧洪飞。他告诉我们他从自己叔父那儿听来的关于宋景诗造反的缘由：宋是一个卖豆腐的，很穷，但学

得一手好武艺。当时那一带的田地，有大粮地和小粮地的区别。缴大粮的是好地，缴小粮的是沙碱地。大粮地每亩四百钱，小粮地每亩一百钱。满清政府依据地主的请求，要增加小粮，减低大粮，但大遭农民反对。因为大粮地多数是在地主手里，小粮地的绝大部分却在贫农和中农手里。增加小粮，对农民说来，无异要刮削他们身上最后一点肉。农民眼看不能活命，就商量反抗。宋景诗积极参加反抗，成了头儿。但不久宋被关进冠县牢里。农民们说，宋景诗既然为大家坐牢，不能不救。于是集合了十八个人去劫狱。劫狱出来就正式造反。他们利用赶集，集合同党。不多几集，就约齐了八九百人，干起来了。

这时的武训却在于“竖鼎”和磕头的玩艺儿，提倡所谓“行乞兴学”。

这个萧集的老农民还讲了宋景诗的农民队伍和柳林镇对立的原因。他说，柳林尽是“好户”（地主），他们就是主张“减低大粮，增加小粮”的。柳林周围五十三个村庄的地主遭到了农民的反抗以后，纷纷搬到拥有当时最顽强的地主武装“民团”的柳林去，高筑起围子，防御起义农民。

那个“民团”的名称叫“永清团”，由柳林大地主“杨十爷”即杨鸣谦当团长。这个团，比起堂邑境内其他十四、五个团来，要顽强得多。《山东军兴纪略》（卷十四）中有下面几句话可以显示当时统治阶级对那一带的“民团”的不信任：“莘、堂、冠、馆，乡团畏祸，与匪首鼠。……朝城民团，与匪分合，亦不可测。”而柳林团呢？却被称为“良团”（《山东通志》）。《东华续录》（第六册第五十八页）也说柳林团“不肯从贼，各匪与之为仇，誓必破其团而

后快”。在当时地主阶级间，曾流传这样的话：“柳林团能杀能战，范砦团英雄好汉，惠丰团半私半官，联姻团熊种王八蛋，小屯团见面就散。”这说明了柳林和另一个村庄范砦两处的地主武装是反动的核心；也说明了宋景诗他们的力量是强大的，各地“民团”均非其敌，甚至还和他互通声气，供给粮草，“半私半官”。这是柳林七十九岁的郭继武（新中农）、七十二岁的韩祝龄（中农）告诉我们的。

堂邑县城西北四、五十里的武庄、小刘贯庄、柳林，在地图上恰好鼎足而三，大体上成一个三角形，相距很近。武庄距柳林五里，武庄距小刘贯庄七里，柳林距小刘贯庄十里。东南角的柳林是地主楊鸣谦他们的堡垒，西南角的小刘贯庄是宋景诗他们的起义地点，北边的武庄是武训的家。宋景诗的起义从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起，连续四年，直到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才失败。这一年武训是二十五岁，闹了五年的“行乞兴学”了。在这期间，这一带，包括聊城、堂邑、冠县、馆陶、莘县、寿张、临清等好几个县的农村，都卷入了激烈的阶级斗争漩涡，一边是农民武装抗粮，攻城占县，“发狱火库，毁武营、官廨”，“穷民运粮出城”，“从乱者如归”（《山东军兴纪略》卷十二）；一边是满清专制王朝的军队和地主的“民团”，据守囤子，和起义农民对抗。刀对刀，枪对枪，壁垒分明，水火不容。武训在宋景诗起义那一年是二十二岁，他东望柳林，西望小刘贯庄，决定选择了柳林的道路。为了迎合当时地主、绅士和满清统治者举办“义学”的愚民政策起见，他以“行乞兴学”为招牌，投靠了地主阶级和满清官僚，成了他们的驯服的奴才。

对于宋景诗和武训这两个“历史上的人物”，劳动人民的态度是十分清楚的。他们对前者是钦佩的，怀念的；对后者是蔑视的，不屑一谈的。他们称黑旗为“咱黑旗”，他们称武训为“武豆沫”！

和萧洪飞一样，萧集的另外四个老人，七十岁的萧振如，七十岁的萧怀祥，七十岁的萧洒汉，六十四岁的萧桂树（他们过去都是贫农，现在都是新中农），也都称颂宋景诗的起义，他们眉飞色舞地谈着这个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他们说“王法好，光要草料吃头，不抢不砸”。

在柳林东面的后路堂村，有一个一百零三岁的老人路延林（最初是佃户，后为地主，现为中农。他是武训同时代的人物，他比武训只小十岁，在武训死的那一年他已四十九岁）在闹黑旗时，他已十二岁，记事儿了。不凑巧，当我们访问他时，他刚有病，精神不行。特别是关于武训的事，他简直没有劲讲。可是当我们一提到宋景诗的时候，他的兴致马上升来了。说了几句之后，竟挣扎着从炕上坐了起来。他兴奋地说：宋景诗是“穷儿，好拳脚。他挨打不打，小屯不打，单打柳林”。“黑旗不抢不砸，只要吃的。”

和宋景诗同村的贫农王立成（八十一岁）也向我们夸奖黑旗军的纪律：“宋兵可有规矩。宋景诗有命令：不杀百姓，不抢百姓。不采花盗柳，不胡作非为。有乱来的，就地正法。”王立成说，那时候老百姓对柳林有仇，柳林是地主集中的地方，宋景诗打柳林最得人心。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郭继武和韩祝龄还记得黑旗有这样几句话：“攻克柳林团，吃饭不作难，先杀十团长，后杀步老先（也是一个地主，乔庙人——笔者）。 ”

楊鳴謙行十，故号“十团长”。宋景诗在同治二年（一八三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果然打败了他，把他杀死。

关于楊鳴謙的死，现在躺倒在堂邑县文庙里，做了那儿一所学校校舍台阶的“永清团团长楊参军庙碑”上有些记载：“三月二十四日在圩牆遙见宋逆帶領數十騎，似來謀狀。公即率丁一隊往追，不意伏賊突出，众寡不敌，……奮力血戰，遂俱死。”

今年七十岁的贫农潘耕申和七十八岁的中农潘耕历，告诉我们，他们所住的王二砬，离小刘贯庄只二里地。当时，他们村上参加黑旗的有六十多人，他说，差不多村上所有的壮年人都是“在旗”的。因此，他们的村和小刘贯庄，同被统治者称为“贼窝”。他们从同村的一个才死了二年的老年人王德来的嘴里，时常听到关于“黑旗反”的故事。那时，王德来已有十几岁，因为离小刘贯庄近，所以时常去玩。据他谈，宋景诗“巧计杀楊十爷”的经过是这样：宋景诗在柳林南门外遍插旗帜，叫喊杀敌，楊得知就出南门。但宋布置了伏兵，利用垒起的土坯作掩护。楊一出来，就中了埋伏。

在柳林南面的王樊庄的七十岁的中农王维修，除了告诉我们，他曾经听见老人们称赞宋景诗怎样“杀富济贫”外，他还记得宋手下有几个出名勇将。例如：起义前就和宋相好的憨二扁担；一字不识，却当了宋的军师的三疤拉眼；小个子，骑大马的楊二马鞭，“他要一把青龙偃月刀，蹬里藏身，只见马，不见人”；还有王百灵、王二秀、狼头罐、肉翅膀等，都是名将（楊二马鞭、狼头罐、肉翅膀等名字也见于《山东通志》）。他说：“宋部下共两千多人，有八百好汉，都骑马。”

民间传说的这些农民勇将的力量，即使是统治阶级也不得不加以部分的承认。《冠县县志》说他们“精技击，娴刀法，有勇惯战，皆百人敌”（第十卷第十三页）。《山东通志》也说：“宋景诗所领黑旗，多相从习学枪棒之徒，人数既多，略知阵法。”（第三卷，第三三四六页）

满清统治者称宋景诗为“降匪”、“叛匪”，是由于宋曾有所谓受招抚的事。但无论根据当地群众所说，还是查考统治阶级的记载，宋景诗的“投降”决不是真的，而是利用清将之间的矛盾，为自己争取时间的策略性的暂时的妥协。《冠县县志》载，咸丰十一年五月宋“乞降胜营”（第十卷第十三页）。《临清县志》中也提到，“咸丰十一年冬十一月，胜保击宋景诗于卫河南，降之”（第一册第十五页）。据《东华续录》载，宋景诗受胜保“招抚”后，他的铃记和功牌仍保存着，而被别的清将所发现（第二册第二页）。咸丰十一年是一八六一年，到次年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的三月，宋景诗名义上随胜保到安徽“剿贼”，却“辄敢不候军令，牵众逃遁”，“擅向陈州撤退”。清军去追时，他“胆敢列队抗拒”（同上书第三册第三页至第六页）。接着，据该书说，经胜保派员“招令回营”后，宋景诗又“悔罪乞恩”（同上书第七页）。可是到了同年的十一月，“降匪宋景诗”却“复叛”了，并且扩大了活动，“回扰冠、馆、茌邑等县，进锯州城（指临清——笔者）车营街一带”（《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五页）。这一仗，宋景诗从焦庄一直打到临清，并且打进了州城，大败清兵，“自此宋声势愈炽”（同上书第十六页）。“招抚”以后的情况，《冠县县志》也有记载，说宋景诗“不听调遣”，“叛迹显著”，